

# 敦煌「散花」歌曲寫卷樣貌與應用意義

林仁昱\*

## 摘要

在敦煌寫卷中有關於「散花」的歌曲，首先，有 P.2250 題名「釋神英」的〈歎散花供養讚〉七言讚歌，從仙人善惠買五莖花供養定光佛之事起興，引唱讚歎西方菩薩經常散花供養，並描述「香花」於極樂淨土中的各種展現。其次，在 S.6631 及 P.4597 則有與〈歎散花供養讚〉起首相似的〈香讚文〉及〈花讚文〉，篇幅較短，但收尾為「散花緣心遍十方，供養如來去三障」等語，顯示其具有牽引散花儀式的用途。其三在 S.0668、S.1781、S.4690 等多卷，則有〈散蓮花落〉（或題作〈散花梵文〉）的七言讚歌，唱述佛陀修道故事，並以「散花樂」與「滿道場」為句末和聲，兩兩交替出現，並以「大眾持花來供養，一時舉手散虛空」作結。其四，在 P.2130 又有〈散花樂讚〉緊接於「法照和尚蒙文殊、普賢菩薩摩頂受記」相關說明文後，為奉請諸佛菩薩入道場的迎請讚，並以「散花樂」為和聲，具有明顯輔助行儀的作用。此外，在 Φ.0269 又有兩種〈散花文〉搭配著布薩禮式散花行儀。所以，總結以上六種「散花」歌曲，似乎是同在「散花」的主題之下，卻有著不同的內涵與作用，若要明瞭其製作意義與作用，則有必要回歸到寫卷展現的樣貌進行探究。因此，本文將探討這幾篇「散花」歌曲，在不同寫卷上與他篇歌曲或相關文字聯抄的關係，並參酌其形式與內容分析的結果，推究其實際應用的情況與意義。

**關鍵詞：**敦煌寫本、敦煌佛教讚歌、散花歌曲、散花供養、佛教迎請讚

\*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 A Study on Miscellaneous Copies and Applications of "The Eulogy of Scattered Flowers"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Lin Jenyu*<sup>\*</sup>

##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praise songs about "Spreading Flowers"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The first is "The Eulogy of Admire Spreading Flowers Tribute" which was written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P.2250. It is seven-character poetry and the maker is "Shi Shenying". Its main content is to admire the bliss of the Pure Land Buddha for flower tribute. The second are "The Eulogy of sandalwood" and "The Eulogy of flower" which were written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P.6631 and P.4597. These two praise songs are like a part of "The Eulogy of Admire Spreading Flowers Tribute". From the content point of view, it has the role of guiding the scattered flower ritual. The third is "Scattered lotus down". It is a seven-character poetry which was written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S.0668, S.1781, S.4690, etc. Its main content is to sing the story of the Buddha's monasticism and the corresponding voice is "Enjoy for Scattered Flowers". The fourth is "The Eulogy of Enjoy for the Scattered Flowers" in P.2130 and some other manuscripts. It is used as a praise poem to welcome Buddha and Bodhisattvas. Finally in Φ.0269 have two "Scattered Flowers Text" which used in the "Busa" (ordination ceremony). Summarize the six types of "The Eulogy of Scattered flowers". They have similar themes, but their connotations and roles are different. Therefore, the research conducted in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appearance of writing. It must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praise songs and other related texts in the same manuscripts. In addition, this paper will also consider the relevant intentions of the form, content, etc., to infer the meaning and status of the actual application.

**Keywords:** Dunhuang manuscript, Dunhuang Buddhist hymns, the scattered flowers songs, the praise, the Buddhist songs of praise

---

<sup>\*</sup> Associate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Chung Hsing University.

## 一、前言

持花供養、散花莊嚴道場是佛教法事重要的行儀，在眾多佛教經典中都描述菩薩持花向佛問訊，眾天眾、釋、梵、藥叉等，合掌恭敬散眾妙花的情景。因此，在現世佛教法事中，自然也少不了持花、散花的行儀，而且也必然反應在讚歌製作的題材、面貌與運用的意義上。如在敦煌文獻所抄錄的佛教歌曲之中，就有多種以「散花」為主題的讚歌，各有不同的內容與面貌，也顯現不同的應用意義，如 P.2250〈歎散花供養讚〉從「善慧仙人」事蹟，引散花因緣的殊勝義解，並鋪展至淨土菩薩「時時散花供養佛」的情境；S.6631 及 P.4597 等卷〈花讚文〉或〈香讚文〉則使「善慧仙人」事蹟，落實為現世當行的典範；S.1781、S.5572 等卷之〈散蓮花落〉則以散花讚釋迦牟尼佛的功德；又 P.2130、P.3216 等卷〈散花樂讚〉則是作為奉請諸佛菩薩入道場的奉請讚；還有 Φ.0269 的兩種〈散花文〉卻是布薩禮式之散花讚歌。這不僅使「散花」這主題可有不同的內容鋪展，也產生不同運用的意義。過去雖有饒宗頤《敦煌曲》、砂岡和子〈敦煌散花和聲曲輯考〉與李小榮〈敦煌佛曲《散花樂》考源〉皆曾整合不同類型的散花歌曲進行分析、探究與溯源，使此類歌曲的內涵與應用更加明確，但並未完全周顧各類各卷，例如 P.2250〈歎散花供養讚〉及 Φ.0269〈（四面）散花文〉即皆未在前述的探究、論述範圍之內。所以，若欲確實明瞭各類散花歌曲的內容與應用意義，有必要再針對各類、各篇讚歌進行分析，除文字內容之外，尚包括在不同寫卷上與他篇歌曲或相關文字聯抄的關係，並參酌其形式與內容分析的結果，推究其實際應用的情況與意義。如此不僅可以明瞭散花歌曲表現的多樣性，對於眾多佛教法事進行的面貌與意義，也將獲得更合理的解釋。

## 二、P.2250〈歎散花供養讚〉——散花因緣的殊勝義解

P.2250 為《大正藏》第八十五冊《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卷下》前半所據之底本（稱為原本）<sup>1</sup>。就寫卷樣貌來論，乃是編輯完整「讚歌集」，除卷首有部

<sup>1</sup> 參看《大正藏》，第 85 冊，頁 1255-1265。

分雜寫文字外，並未聯抄其他文書，純粹是為了「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的法事進行而編組讚歌。採取一行三句抄寫式，各篇讚歌首書有題目，部分書有作者，分讚，未分行。其中〈歎散花供養讚〉為第三篇，讚名下標出製作者為「釋神英」。此篇前承〈依無量壽觀經讚〉及〈依阿彌陀經讚〉，後接〈淨土五會讚〉，皆為示現極樂世界殊勝美好的讚歌，可見其內容與應用意義，應與同卷其他聯抄讚歌具有同質性、相互取代性，可供實際運用之挑選。但比較特殊的是，本篇以「善慧仙人」故事為首，再引出讚歎極樂世界的內容，使往生淨土、散花（或持花）供佛的意義，得有佛本生故事因緣而巧得妙喻：

〔歎散花供養讚 釋神英〕

昔有仙人名善惠，一時買得五莖花，持將供養定光佛，因花果號釋迦尊。

諸經皆說妙伽他，散花供養福田名，但以一花散一佛，因花盡得見彌陀。  
今時智者見經文，佛說花為成佛因，便即散花供養佛，仍將花度有緣人。  
紛紛正見散花時，片片青蓮空裏飛，一一爭前將手捧，人人收得祴盛歸。  
空中片片雨天花，散著人人發道芽，但使勤勤花供養，福田一一遍恆沙。  
花飛颯颯遍虛空，翠葉翩翩滿界中，淅瀝如鳥和雲下，繽紛送子入蓮宮。  
蓮花鬱鬱甚寬平，花上群群菩薩行，時時散花供養佛，往往宣揚五會聲。  
般般聖眾祴盛花，人人歷供遍恆沙，一一食時還本國，行行不離世尊家。  
時時天雨萬般花，處處皆能發道芽，一一持將奉諸佛，朝朝恆在法王家。  
百寶鮮花隊隊飛，空中讚歎不思議，若有眾生能獻者，當來決定證無為。  
金剛臺上說真宗，西方菩薩盡皆同，散花供養無休息，皆生花上具神通。  
氛氤香氣轉綿綿，花去花來花更鮮，清旦常持他國獻，食時還到世尊前。

關於「善慧仙人」買得五莖花供養定（普）光佛，得佛授記未來世當得成佛，號釋迦牟尼如來事，見於《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一<sup>2</sup>。如此因緣，本有強調透過供養佛，長養向佛學習之心，並且指明供養助緣的累世牽連（賣花宮女為後世之耶輸陀羅），乃至成佛累世修行功德的歷程。而轉作讚歌於此，則一方面顯現以淨蓮供養佛，增益讚佛、向佛的願力，譬喻內心展開福田，增長成佛之因<sup>3</sup>；

<sup>2</sup> 參看《大正藏》，第3冊，頁621-622。

<sup>3</sup> 「花」的意象，往往具有象徵生命萌發與延續的意義，延伸可為現象起始、推展的意義，因此修持善念的初心，就以淨花（蓮、優曇鉢花）來代表。持花奉獻（或是散花），也就可以象徵這淨心善念在滋長、在傳布。



另一方面又讚歎佛之功德，實在殊勝難逢，如優曇鉢花「時乃一現」。於是，在人與佛的境界之間，「花」就成了聯繫執迷與開悟、濁世與淨土的象徵，進而從「便即散花供養佛，仍將花度有緣人」的現世行儀意義，引申至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進入「紛紛正見散花時，片片青蓮空裏飛」的情境中，顯示淨土中人人捧花、散花供養，更具有祈願萌發道芽的意義。且如此鋪述方式，將使詠讚西方極樂世界的殊勝意義，不限於寶樓、寶閣、寶池等環境示現，讓從散花（或持花）供佛引出增長道業之殊勝事，也顯示往生淨土的最重要目的。於是「氛氳香氣轉綿綿，花去花來花更鮮」的描繪，就成為本篇轉釋淨土經典示現極樂世界的重要事項，在此應用於「五會念佛」的「淨土讚歌集」，具有特別著眼於供花與佛心在淨土實現中的重要意義。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此篇雖以讚歎「散花供養」為題目及主要鋪述的內容，故能顯示、讚嘆散花、持花供佛的意義，並以鼓勵修道、求生淨土為主旨，但未標註各種相關「和聲」的運用，亦未明顯標記搭配行儀進行的具體行事（如散花）。所以，在實際運用上，應如同此本「觀行儀」歌曲集所收前後諸篇，將之視為淨土法事（五會念佛）視情形需要摘選應用的備選讚頌歌曲，並非作法事絕對必要的行儀讚歌（如奉請、禮拜、懺悔）。又就具體的形式來論，全讚為七言體讚歌，除起始數句押韻不明（不見規律），大抵為四句換一韻，可作為演唱時分章（循環套調或更換曲調）之依據，亦具有抽選分章，甚至移作他用的可能性（如下文所論他卷〈花讚文〉及〈香讚文〉的現象）。至於本讚以讚嘆「香花供養」之功德為主，多用疊字如「片片」、「人人」、「一一」、「時時」、「行行」、「處處」、「朝朝」……等，且有連用十句的情形，這種修辭形式其實在敦煌歌詞中，並不罕見，如 P.3994 所抄〈菩薩蠻〉（霏霏點點迴塘雨），即通篇多以疊字詞鋪寫景致，能產生強化概念意義的效果。

### 三、S.6631 及 P.4597 等卷〈花讚文〉及〈香讚文〉—— ——善慧供花的應用

S.6631 為抄寫《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的寫卷，其背後抄有〈歸極樂去讚〉、〈蘭若讚〉、〈四威儀〉、〈臥輪禪師偈〉、〈香讚文〉、〈遊五臺讚文〉、〈辭父母讚一本〉、〈義淨三藏讚〉（釋門副教授□□撰？）、〈唐三藏讚〉（釋利濟撰）、〈九相觀詩〉

等讚歌，其內容屬性駁雜，包括勸往生淨土、勸出家、詠讚僧人威儀、詠讚祖師大德、詠讚現世道場、揭示無常。應是作為隨時以備取用，但無特定編輯概念的讚歌叢抄，其中題作〈香讚文〉之首章，其實正與〈歎散花供養讚〉首章相同，但後續緊接以「眾名香」供養行儀：

昔有仙人名善惠，買得七坐紅蓮花，定光佛所時供養，今得成佛號釋迦。

我今行此眾名香，途香末香及膠香，受此名香鑪中燒，供養恒佛，敬禮常住三寶。

如此以「花」供養的因緣與供「香」的行儀結合在一起的短篇讚歌，不僅可藉著供「花」的殊勝故事，引而強調供「香」的同等禮敬意義，似乎也顯示此段同〈歎散花供養讚〉標舉仙人善惠（慧）之分章，是可以被特別抽用於不同讚歌，以應不同需要的可套用分章。而在 P.4597 淨土讚歌叢抄卷中，不僅收有此篇〈香讚文〉，更緊接收有〈花讚文〉一篇，且亦容納此同於〈歎散花供養讚〉之套用分章於其中：

大蓮華藏，大悲光，方蓮華藏，普滿樂。昔佛因中求解脫，大悲光，上行願盡循持，普滿樂<sup>4</sup>。昔有仙人名善惠，買得五坐青蓮華，定光佛前持供養，今得成佛號釋迦。散花莊嚴淨光明，莊嚴妙花以為帳，散花緣心遍十方，供養如來去三障。

「大悲光」與「普滿樂」應是此篇的和聲，起始以「大蓮華藏 大悲光 方蓮華藏 普滿樂」為前引聲，恰如同 S.1781 〈散蓮花樂〉以「散蓮花樂 散花林散蓮花樂 滿道場」起首作引。只是作如此鋪排，強調「大蓮花」中藏有「大悲光」，且依「大悲光」行願則得「普滿樂」，顯示參悟佛理、獲得解脫的關鍵，就聯繫在「大蓮花」所象徵的主體上，具有清淨莊嚴的內涵。而由此聯繫〈歎散花供養讚〉首章，標舉仙人善惠（慧）以蓮華供佛，得佛受記之事，則使讚花的意義似乎更有所本。也牽引出末尾四句，顯示讚歎散花、供養妙花所獲實益，能獲光明、去除三障。由此可見《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一，所載仙人善惠（慧）事蹟，在 P.2250 〈歎散花供養讚〉、S.6631 〈香讚文〉及 P.4597 〈香讚文〉與〈花

<sup>4</sup>「上行願盡循持」六字似與此篇以七言詩讚為主體的格式不符，或許「上」字之前脫一字，當作「〔□〕上行願盡循持」。又「上行願盡循持」之「上」字，兩橫筆粗而豎筆細，是否為「一一」連寫筆跡，使作「一一行願盡循持」，亦可符合七言詩讚格式，則尚待更多佐證論斷。

讚文〉皆具有重要意義，皆可證明其共有分章的靈活取用性質。而 P.2250〈歎散花供養讚〉之首章（善慧仙人事）後，有「讚嘆」散花、持花供佛，並鼓勵修道、求生淨土之各章讚歌詞，並未見於〈香讚文〉與〈花讚文〉之中，同樣此二篇讚文關於行香或「散花緣心遍十方，供養如來去三障」，不拘於西方極樂世界的願心，也未收錄於 P.2250〈歎散花供養讚〉。尤其，不僅如前文所敘 S.6631 與〈香讚文〉聯抄諸讚之內容與屬性駁雜，作為收錄四十餘篇讚歌、詩偈與少量其他文獻的 P.4597，於〈香讚文〉與〈花讚文〉之前，更緊接有〈四威儀讚〉、〈臥輪禪師偈〉、〈受吉祥草偈〉及〈大乘中宗見解要義別行本〉，其後緊接〈遊五臺讚文〉、〈辭父母出家讚文〉、〈義淨三藏贊〉、〈羅什法師贊〉更可見此卷內容屬性多樣，且有更多落實於現世間的聯繫意義。顯現仙人善慧以花供佛的事蹟，更具有多樣的詮釋與施用實踐，特定詠讚此事的讚歌分章，可以用在不同作用意義的讚歌中，而同樣包含此分章的讚歌，也能以不同的內容面貌被靈活選用。

#### 四、S.1781、S.5572 等卷〈散蓮花樂〉——散花讚佛功德

S.0668、S.1781、S.4690、S.5557、S.5572、S.5894、S.6417、P.2563、P.3645、P.4597、BD.07805、BD.09369 等寫卷有〈散蓮花樂〉讚歌，有些未題寫名稱，有些或題名稱寫作「散花梵文」、「散花林」。這是敦煌「散花」歌曲中，寫本數量最多，也是最早受到注意的一種<sup>5</sup>。許國霖、饒宗頤、砂岡和子、李小榮皆曾對此讚歌的部分寫卷進行校錄，砂岡和子並將此篇歸於「散花樂佛曲」之「莊嚴嘆佛類」<sup>6</sup>。此篇大抵為七言體讚歌，每句之下均附註和聲，為「散華樂」與「滿道場」兩兩交替出現，全篇之首為引子「散蓮花樂，散華林，散蓮華樂，滿道場」，其具體內容，以首尾皆完整保存之 S.1781 為例，錄文如下：

散蓮花樂 散花林 散蓮花樂 滿道場

稽首歸依三學滿 散花樂 天人大聖十方尊 滿道場

昔在雪山求半偈 散花樂 不顧駢命舍全身 滿道場

<sup>5</sup> 許國霖《敦煌雜錄》，收於黃永武主編「敦煌叢刊初集」第十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頁219，有制字五號（BD.07805）錄文；頁221，有周字九十號（BD.09369）錄文。

<sup>6</sup> 砂岡和子〈敦煌散花樂和聲曲輯考〉，收於甘肅敦煌學會、社科縱橫編輯部合編《敦煌佛教文化研究》（蘭州：社科縱橫編輯部，1996年），頁24；李小榮〈敦煌佛曲《散花樂》考源〉，《法音》2000年，第10期，頁23。

巡歷百城求善友	散花樂	敲骨出髓不生瞋	滿道場
帝釋四王捧馬足	散花樂	夜半逾城出宮圍	滿道場
苦行六年成正覺	散花樂	鹿苑初度五歸輪	滿道場
弘誓慈悲度一切	散花樂	三乘設教濟群生	滿道場
大眾持花來供養	散花樂	一時舉手散虛空	滿道場

除引子的部分之外，和聲「散華樂」與「滿道場」的字體均稍小，這是一般常見著錄和聲的方式，本篇寫於他卷的方式也大致相同。就內容而論，本篇其實是以讚頌釋迦牟尼佛過去世與今世事蹟與功德為主體，具有顯著的現世性質，從首章唱「稽首歸依三學滿，天人大聖十方尊」，指出禮敬的對象是三學（戒、定、慧）圓滿的佛陀。接著，讚頌佛陀得以成就道業，是累世歷經充滿艱險與考驗的過程，如「昔在雪山求半偈，不顧駢命舍全身」，甚至身軀性命均可捨去，因此為了尋求「善友」而「尋應百城」，即使「破骨出髓」也「不生瞋」。隨後，接唱此生事蹟從「夜半逾城出宮圍」，往山中「苦行六年成正覺」，然後於「鹿苑」初轉法輪，實現「弘誓慈悲度一切，三乘設教濟群生」的宏願。至於末二句「大眾持花來供養，一時舉手散虛空」，則從稱揚佛陀功德轉而落實為道場行儀的呼告，也就是以「持花」供養釋迦牟尼佛，「散花」莊嚴道場是搭配本篇的行儀。換句話說，本篇既是唱述值得尊崇的人天導師、成道典型，則持花供養即是表達敬佩如此典型、誓願虔敬學習的心志，又散花滿虛空更是具有莊嚴道場氛圍，凝聚信仰力量的意義。這種持花供養，進而散花讚佛功德，以展恭敬學習、莊嚴道場的模式，其實也是淨土法事重要的行儀段落，在善導集記《轉經行道願往生淨土法事讚》中，各段「高座」與「下座」接唱的讚歌中，末句皆是套用「眾等身心○○○，手執香花常供養」<sup>7</sup>，更顯示這持花供養、散花讚佛在展開行儀過程中的重要性。而本讚多抄寫在單張或是與雜收各類讚歌的叢抄卷中，可以顯示其可能運用於不同場合，顯示表現意義的普及性與靈活性。故有必要透過逐卷敘錄的方式，以整合、推敲其具體運用的可能面向：

（1）S.0668 首題「散蓮花落」，篇中和聲亦作「散花落」，僅抄至初轉法輪句。另一面為《金光明經四天王品第六》。

<sup>7</sup> 參看《大正藏》，第 47 冊，頁 424-430。

(2) S.1781 為抄錄本篇之單張，首行書「散蓮華樂 散花林 散蓮華樂 滿道場」應是作為全讚前引，墨色滲透至背面。每行書寫二句含和聲（字體縮小）。篇末有題記「己卯年二月三日比丘僧金剛會書記之耳」，表明書寫時間及「書記」之人。再書一行「佛告善男子」，雜記二行關於「金剛會」帳目。推測此卷應作為輕便靈活運用之專抄。

(3) S.4690 為單張，一面為神符，《斯坦因劫經錄》以其為方圖，作蓮花圖案，四方書四天王名，正中書金剛神，故擬名為「金剛神符」<sup>8</sup>。另一面則首為戒會用懺悔文書，末句言：「曠大劫來，恆沙罪彰，今聞此戒，並得消除，惟願戒師，布施歡喜」此應為「菩薩戒會文」（和戒文），可見其應用意義。末尾隨即接本讚，首題「散花梵文一本」，首尾皆完，若與前抄之戒會文書可搭配運用，則本讚搭配散花供養行儀，於此則具有戒會圓滿之意。

(4) S.5557 為殘存之勸戒文書（應為「菩薩戒會文」），言「諸菩薩」莫偷盜、莫邪淫、莫妄語、莫沽酒、莫毀他、莫自說、莫多瞋、莫謗三寶……，並以惡鬼、畜生、地獄諸惡報作警戒，《斯坦因劫經錄》著錄為「和戒文」<sup>9</sup>。背面即為本讚，前殘，存「昔在雪山求半偈」之後各句，一句（含和聲）抄寫一行。兩面字跡墨色近似，應如 S.4690 具有搭配運用之可能關係。

(5) S.5572 為成冊讚曲辭叢抄，《斯坦因劫經錄》著錄有〈三冬雪詩〉、〈散華樂讚文〉、〈出家讚文〉、〈辭道場讚〉、〈法身禮〉、〈向山讚〉、〈高聲念佛讚〉（釋法照）、〈極樂寶地讚〉、〈歎彌陀觀音勢至讚〉（釋法照）、〈西方十五願讚〉、〈四十八願讚〉、〈隨心歎西方讚〉（沙門惟休述）、〈父母讚文〉等，缺錄〈善道和上西方讚〉。本篇於此卷每行僅書寫一句（含其所配之和聲），前與〈三冬雪詩〉之間，尚題寫「顯德參年三月六日乙卯歲次八月二日書記之耳」，可見其抄錄的時間是在後周世宗時期（公元 956 年）。而本篇抄在多篇勸出家、勸念佛、祈願往生極樂世界的讚歌之前，但因叢抄卷所收駁雜，無以證明具有聯繫運用的關係，只能推算其收入此卷以作適當時機摘選應用。

(6) S.5894 《斯坦因劫經錄》著錄為「和戒文」<sup>10</sup>，其內容與 S.5557 勸戒、

<sup>8</sup> 參看王重民主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6 月），頁 207。

<sup>9</sup> 參看王重民主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頁 222。

<sup>10</sup> 參看王重民主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頁 231。

懺悔文書相同，亦應是「菩薩戒文」，末句亦同於 S.4690 戒會懺悔文書。本篇緊接其後，但筆跡不同，墨色較淡，僅寫四行。

(7) S.6417 為法事應用文獻叢抄，收有〈邑齋文（共二通）〉、〈印沙佛文〉等，本篇寫於〈自恣唱道文〉與〈臨墳文〉之間，可見本篇應用的機緣眾多，甚至可能廣及面對眾俗家的法事行儀。

(8) P.2563 為郭象注「莊子殘卷」，背面為歌曲〈樂入山〉與〈樂住山〉，其緊接即為本讚，可見於本卷標題作「散花林」，首完尾缺。但字跡略有不同，可能非同時書寫，無以證明此二篇與本讚可相互搭配。

(9) P.3645 寫有〈前漢劉家太子傳〉一卷、〈季布詩詠〉、〈金剛經讚文〉等。背面則為讚歌、禮懺文聯抄，包括〈佛母讚〉、〈金剛經讚文〉、〈尊者大迦葉詩〉、〈薩埵太子讚〉、〈金剛五禮文〉、〈佛母讚〉、〈五臺山讚〉、〈無相禮〉等，內容屬性駁雜，應是作適當時機摘選應用。本篇居於最末（即〈無相禮〉之後），首題「散花梵文」，二句書為一行，首尾皆完。

(10) P.4597 歌曲叢抄，《伯希和劫經錄》著錄為「釋子歌唱讚文集本」，並以小字注「所收甚多，幾可與法照《念佛誦經觀行儀》相等。背有雜字若干。<sup>11</sup>」本篇首題「散華樂讚文」，前承〈和菩薩戒文〉與〈西方樂讚文〉，後接〈般舟梵讚文〉、〈四威儀讚〉等篇。其中，〈和菩薩戒文〉與 S.4690、S.5557、S.5894 等卷相同，應具有類似的作用，只是本卷增加「得生淨土報佛恩」的〈西方樂讚文〉，更增添本讚另外摘選運用的靈活性。

(11) BD07805（制 5）為二紙相黏卷，首題「和戒文一本」，抄〈和菩薩戒文〉共計 32 行至卷末始抄本讚三行，未見首題，背面續抄讚文三行，讚文首尾皆完。後接二行題記，一行為「建隆叁年歲次癸亥五月四日律師僧保德自手題記」，一行為「比丘僧慈願誦」<sup>12</sup>。

(12) BD09369（周 90）為單張殘片，本篇首尾抄錄完整，但未見與其他文書聯抄，背面書有「己巳年二月一日報恩寺僧延行寫散花樂一本」，可見本篇或有單獨專抄運用的可行性。

<sup>11</sup> 參看王重民主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頁 304。

<sup>12</sup> 方廣鋁、李際寧、黃霞著《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總目錄·館藏目錄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 年）第四冊，頁 4543，指此題記建隆三年歲次應為壬戌，歲次癸亥者應是建隆四年，依歲次癸亥，考訂此卷年代為西元 963 年，係歸義軍時期寫卷。

總結本篇於寫卷上的位置與聯抄其他讚歌的情形，首先，值得特別注意其有多卷與〈和菩薩戒文〉聯抄，或可說明其除了運用在淨土法事之外，亦有可能運用於「菩薩戒會」的性質；其次，本篇又常見於未有明確編輯次序，收錄內容駁雜的讚歌或宗教文獻叢抄卷內，則可知其具有提供摘選演唱的性質，可隨機被運用於淨土法事、禮懺儀式、宣唱威儀等特定需求的法會中，甚至寫於〈自恣唱道文〉與〈臨墳文〉之間，施用場合可能廣及面對眾俗家的法事行儀。另外，本篇唱述的釋迦牟尼佛前生與今世修道、成道事蹟，卻搭配著交互出現的和聲「散華樂」與「滿道場」，似乎揭示以現世教主作為典範的讚詠之效，也將透過「散花」行儀營造莊嚴道場氛圍，產生相互搭配的意義。又若由如此運用和聲「散華樂」與「滿道場」的情形，轉看持續採用「散華樂」和聲（即本應為「滿道場」的部分，亦僅用「散華樂」）者，則運用的範圍廣及更多讚歌，例如《轉經行道願往生淨土法事讚》所收錄的各段讚歌，不僅於奉請諸佛菩薩的「道場眾行道讚梵偈」，於諸佛菩薩名稱下附加和聲「散花樂」，亦有菩薩專屬的奉請讚，亦於諸句下標此和聲，如奉請觀世音菩薩的讚歌：

奉請觀世音	散華樂	慈悲降道場	散華樂
斂容空裏現	散華樂	忿怒伏魔王	散華樂
騰身振法鼓	散華樂	勇猛現威光	散華樂
手中香色乳	散華樂	眉際白毫光	散華樂
寶蓋隨身轉	散華樂	蓮華逐步祥	散華樂
池回八味水	散華樂	華分戒定香	散華樂
飢餐九定食	散華樂	渴飲四禪漿	散華樂
西方七寶樹	散華樂	聲韻合宮商	散華樂
枝中明實相	散華樂	葉外現無常	散華樂
願捨閻浮報	散華樂	發願入西方	散華樂

由此顯示「散花樂」和聲的普遍性與重要性，饒宗頤《敦煌曲》中即注意這個現象，並指「散花樂」亦名「散蓮花落」，認為「落花」之名，來自《維摩詰經·觀有情品第七》之「天花散諸菩薩大聲聞眾」事，且參酌關德棟《曲藝論集》

的說法，指出「落花」本梵曲唱導文<sup>13</sup>，又強調道教受佛教影響，而有「散花詞」<sup>14</sup>。砂岡和子則整合任二北、饒宗頤的說法，將 S.1781、S.5572 等卷〈散蓮花樂〉稱作為「散花樂和聲曲」，也就是以「散花樂」作和聲的歌曲，不僅可涵蓋「散花樂讚文」、「散花梵文」等題名，並可依此擴大探討以「散花樂」作為和聲的其他歌曲，並將之區分為莊嚴嘆佛系、奉請系、吊詞系。砂岡和子又整理敦煌寫卷中諸多「散花」歌曲的題名，如 S.5557 題作「散花樂文」、S.4690 作「散花梵文」、S.5572 作「散花樂贊文」、S.0668 題「散蓮花落」，認定如此分別的關鍵在於「樂」與「落」同音<sup>15</sup>。又認為 P.3120〈送師讚〉的和聲為「花林」者，其實應是「散花林」而〈送師讚〉則是使用「散花樂」系列和聲的讚歌，其推論的依據立於 S.5572 的刪補現象：

……S.5572 開頭句「散蓮花樂 散花蓮」的後一個「蓮」字旁加兩個刪字號（卜卜），右補「林」字，由此可推知原來「散華樂」和聲從單純連唱變為「散蓮花樂散花樂」或「散蓮花樂散花梵」，再發展為「散蓮花樂散花林」。因為「梵」字下省「凡」就是「林」字，「林」意味「連綿」，譬如「煩惱林」、「得眼林」、「菲林」等，「散花林」亦是……<sup>16</sup>

然而這個推論能夠成立的基礎，在於對〈散蓮花樂〉起首「散蓮華樂 散花林 散蓮華樂 滿道場」的解釋，由於「散花林」並未在全篇通用，是否作為連（疊）唱的「散蓮花樂散花樂」之轉體？甚至是否經過這樣的演變歷程？而「梵」字是否只是「梵唄」的省略呢？都還有待更明確的證據來辨明。而從各寫卷抄錄的狀況來看，這個句組的「散花林」與「滿道場」並未如後續七言讚偈的和聲以縮小的字體呈現，可見應與和聲的屬性有所不同，宜視為本辭的一部分，在實際運用可能是作為此讚的起首引，尤其是 P.2563 首行書寫「散花林 滿道場」似乎以之作為標目，卻更顯示其實際運用時，可能作為引聲的性質。至於〈送師讚〉以「花林」作為和聲，亦未必與「散花樂」相同，只是〈送師讚〉既以「花林」作為和聲，則搭配散花或其他藉花供養方式的行儀是可能的。因此，砂岡和子將之視為「散花樂」和聲於「吊詞」之運用，固然有其從此推論延伸的道理，且李

<sup>13</sup> 饒宗頤、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敦煌曲》（巴黎：法國國家科學院，1971 年），頁 148。

<sup>14</sup> 引書同上，頁 24。

<sup>15</sup> 砂岡和子〈敦煌散花樂和聲曲輯考〉，頁 22。

<sup>16</sup> 同上注。



小榮依此為基礎，進一步將〈送師讚〉標舉為佛曲「散花樂」的「涅槃送師類」，指其衍伸佛陀涅槃之意，亦有其詮解的合理處。但本文暫且採取保留的態度，不可否認「花林」可能是別於「散花樂」的另種和聲，〈送師讚〉亦不列入散花供養歌曲之列。

## 五、P.2130、P.3216 等卷〈散花樂讚〉——

### 奉請諸佛菩薩入道場

P.2130、P.3216、BD.05441 等卷〈散花樂讚〉，是明確作為迎請諸佛菩薩入道場的迎請讚，也就是讚歌辭以奉請諸佛菩薩名為主，搭配和聲「散花樂」，雖未有義理的鋪述宣說，卻具有明確展開儀式意義。其中，P.2130 本篇接於「法照和尚蒙文殊、普賢菩薩摩頂受記」記敘文之後，也就是宣說關於法照和尚見文殊、普賢菩薩授記及於五臺山主持佛寺，修持五會念佛法事儀讚的情形，及誦行各讚之要領，即唱本讚並搭配相關行儀：

……正作道場時，若有難起魔時，起念法照名，當須至心稱念，當本遺言；作道場時，若有諸惡事起時念我名，隨聲即救。若不入道場時，空念無益，念佛了，欲散時剋（刻），數念一百法照名：

南無法照和尚 散花樂讚 散花樂 散花樂

奉請釋迦如來入道場 散花樂 散花樂 散花樂

奉請十方如來入道場 散花樂 散花樂 散花樂

奉請阿彌陀如來入道場 散花樂 散花樂 散花樂

奉請文殊普賢入道場 散花樂 散花樂 散花樂

奉請觀音勢志（至）入道場 散花樂 散花樂 散花樂

道場莊嚴 極清淨 散花樂，天上人間無比量 散花樂，極樂莊嚴□□□，

實是希奇聞未聞，寶鳥臨空讚佛會，哀怨雅亮發人心。

荒見泰史〈法照門徒的念佛法事與《法照傳》的宣唱〉認為這象徵彼時法照信仰極為炙熱，而〈散花樂讚〉可以認為是「法照門徒的念佛法事流行過程中的

一個階段<sup>17</sup>」。所以，法照既得文殊、普賢菩薩授記，在此即為法事運作的象徵，稱念其名，則使諸惡事、魔難不入道場，而隨之以散花莊嚴道場，也就符合此段授記記敘文所言：「若欲置念佛道場時，當須至誠燒香散花，即令身心清淨」的要求。而即接本讚為奉請諸佛菩薩入道場的迎請讚，從「奉請釋迦如來入道場」、「奉請十方如來入道場」到奉請諸菩薩，使道場確實因諸佛菩薩住持而殊勝、莊嚴，更以「散花樂」為和聲，或正象徵著搭配「散花燒香」行儀的進行。而從演唱表現來看，寫卷上除了在讚名後連寫二次，並於每一佛（菩薩）名下，連寫三次，顯見具有過門（前引與送和）的功效，本篇末尾（接奉請諸佛菩薩後）為七言二句「道場莊嚴極清淨，天上人間無比量」，更具有讚嘆道場，強化氣氛的功效，句末亦附註和聲「散花樂」，後接未題名讚歌，就內容可見應為 P.2066《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所收〈寶鳥讚〉。另外，在本卷「法照和尚蒙文殊、普賢菩薩摩頂受記」記敘文，有關於本讚施用於行儀中的說明：

……作道場時，先須作梵；作梵了，啟請；啟請了，即須發願；發願了，即須誦《散花樂讚》；了，即四字念佛三五十口；即誦《阿彌陀經》；眾和了，即五會念佛；了，即誦《散花樂讚》；即至誠懺悔，佛前殷到，至心發願；作清淨梵唱，四禮即散……

如此可進一步得知《散花樂讚》在整體法事行儀進行的過程中，將不僅唱誦一次，且其功用亦不僅限於奉請（啟請）諸佛菩薩入道場。將可視情形搭配懺悔、發願、念佛等行儀程序，擴大散花請佛的意義與作用。而 P.2130 是聯抄十六篇淨土讚歌與祖師詩偈的叢抄卷，此〈散花樂讚〉書寫於首，亦當具有啟引法事而不可取代的地位。

P.3216 亦為淨土讚歌叢抄卷，《伯希和劫經錄》著錄為「念佛讚文一卷（法照沙門集）」，並以小字附注「背有詩三首」<sup>18</sup>，顯示對於製作者的認定。但此卷殘破，僅存〈散花樂讚〉及〈阿彌陀讚文〉等讚文，以及起首處關於演唱及配合儀式之說明文一段，而本篇未書名稱，首寫和聲「散花樂」，下註「二唱」，表示疊唱二次，每一佛（菩薩）名下，亦標註和聲「散花樂」，其下再註「三唱」之

<sup>17</sup> 荒見泰史〈法照門徒的念佛事與《法照傳》宣唱〉，「第四屆東亞宗教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抽印本（臺北：國立政治大中文系，2014年），頁14。

<sup>18</sup> 參看王重民主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頁282。

記號，表示唱念佛菩薩名後，疊唱和聲三次（對比 P.2130 連寫和聲三次，此應為簡寫法），篇末七言首句改作「西方極樂不思議」，其下標和聲「散花樂」，並註為「一唱」。此後則引稱念「彌陀佛」：

……持誦諸讚若無間斷，現身不被諸橫，亦不有殃禍來侵，常得四天王及諸菩薩以為護念，命終定生西方。諸方學者先須決定，不得有疑。若有修道念佛者，先須燒香面西而禮，次作散花，請佛來入道場，然念阿彌陀佛，并唱諸讚，莫令斷絕，念得四千口佛名為一會，學者應知意焉。

如來妙色身，世間無為等，無法不思讚，是故今敬禮。如來色無盡，智慧亦復然，一切法常住，是故我歸依。

右作梵音了，大眾高聲齊念阿彌陀佛二百口矣。來打淨便作散花樂，一人唱請，大眾齊和之

散花樂二唱 奉請釋迦如來入道場 散花樂 三唱

奉請阿彌陀如來入道場 散花樂 三唱

奉請觀音勢至入道場 散花樂 三唱

奉請十方諸佛入道場 散花樂 三唱

西方極樂不思議 散花樂 一唱 天□人間無教量 散花樂 一唱

右作散花樂了，次念三蕃六字 彌陀佛，兩邊然唱讚言

阿彌陀讚文 一願眾生普修道，二願一切莫生疑……

由此更可知本讚與念佛行儀之密切關係，而散花請佛是莊嚴道場、安定會眾的重要程序。如此概念呼應善導《觀無量壽佛經疏》認定專心稱念彌陀名號為「正定之業」，而禮拜、唱讚、誦經皆為「助業」，可助念佛之行<sup>19</sup>，因此，本篇於淨土法事既有明確之作用，自可見於不同寫卷乃至傳世文獻之中。又如 BD.05441 讚名書於讚前，奉請順序與 P.3216 略有不同，和聲「散華樂」直接標明，如重覆二次則逐字加反覆記號。此外，本篇亦可見於《大正藏》第四十七冊《淨土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讚》，於〈莊嚴文〉末尾言：「阿彌陀佛福海無邊，大眾虔誠，普念阿彌陀佛」之後，即為〈散華樂文〉<sup>20</sup>，名稱下附註「依《大般若經·散華品》」，表明本篇之依據，後接解釋「五會念佛」之說明文一段，再接《五會

<sup>19</sup> 參看《大正藏》，第 37 冊，頁 272 上中。

<sup>20</sup> 參看《大正藏》，第 47 冊，頁 476。

念佛略法事儀讚》之各讚。而值得注意的是，此《略法事儀讚》與前述三部敦煌淨土讚歌叢抄卷，於此篇之後所接淨土讚歌的情況，並不盡相同（P.2130 接〈道場莊嚴讚〉，BD.05441 接〈寶鳥讚〉，但自〈極樂閻浮欣厭讚〉之後即接相同讚歌，而 P.3216 則接〈阿彌陀讚文〉共六個段落），可見成套的淨土讚歌集（或泛淨土叢抄），於實際運用的「奉請」行儀上，本篇皆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但在後接的讚歌運用上並無必然限制。

## 六、Φ.0269 的兩種〈散花文〉——布薩禮式散花行儀

Φ.0269 卷首為「花嚴經問答」，後接「雜法事一卷」，於題名下書「大乘布薩文 羅仲法師集」，故為因應「布薩」法事作行戒、懺悔之相關文書，且於起首說明參與布薩之義：

問曰：何人得入布薩位，不問出家在家貴賤士庶，但能發大心受菩薩戒，始終不捨菩提大願者，得入布薩位。

於布薩法事行儀中，有專屬唱偈配合「行香水以滌（洗）手」、「行香供養三寶」、「行籌知人頭數」、「誦戒識是非」、「說戒竟，梵音唱」等重要法事段落，其間又有散花行事，故有散花文：

散花文 弟子眾等諸菩薩，同發無上菩提心。採得種種眾妙花，共散白憶釋迦門。（行花意還作行香音種。）<sup>21</sup>諸天散花奉宮殿，我今如法送香臻，持許鬱金瞻蔔花，行與大眾持戒人。

我今持此眾名花，普賢普波師迦，香醉欲慢陀羅，摩訶慢慢殊沙。

波利質多羅樹花，句末頭花波頭磨，優鉢羅花芬陀利，時飛時花兩連河。

誓逝世法諸欲源，誓度世蒲世間火，我今施眾清淨花，未來當獲妙樂菓。

本篇先詠讚散花行事，強調以此供養之心，顯示決意持戒學習的態度，隨後以音譯排比、鋪寫多種名花，並以之象徵清淨莊嚴之意。末章則說透過供養散花之心，表示誓求正道的決心，而能夠斷除世間的各種欲望之源，就無染著之苦，而得「妙樂菓」。本卷於〈散花文〉之後，又緊接〈四面散花文〉題名下寫「南

<sup>21</sup> 由上下文之七言詩可推知，此句當為補充說明「行花」兼帶「行香」之意，故下有「我今如法送香臻」之句。

面發聲」標示唱誦起始的位置，之後為七言四句詩讚，唱誦供養的美好因緣及由此布薩法事的祈願：

奉我菩薩信心花，供養勝上善〔知〕識，願與聖重（眾）恒布薩，龍花初  
首見彌勒。

之後緊接為「西面答」顯示此〈四面散花文〉的具體唱誦方式，明顯是透過問答接唱的方式來進行：

菩提心花憤恚好，供養十方諸如來，願恆持戒常精進，同會彌勒出家時。

再次應答唱誦的過程中，花供養固然是重要的行儀，但是求精進，未來見彌勒或同會彌勒即為最顯著的誓願。由此可知「布薩」戒會的施行，將透過供養善花的清淨意，引為懺悔、發願的志向宣告。

## 七、結論

經過本文針對敦煌寫卷進行不同類型「散花」歌曲的探討，可知此類歌曲就內容來論，除了 P.2130、P.3216 等卷〈散花樂讚〉依序排出奉請之諸佛菩薩名；Φ.0269 排比多種殊勝妙花之外，其餘三種皆重視讚頌佛陀功德，或以前生故事「善慧仙人」買花供養定光佛，或以今生故事入山苦修、終成正覺、轉法輪、度眾生為主要鋪述、讚歎的對象，散花（或持花）供佛成為景仰佛德的重要方式。就形式上而言，除 P.2130、P.3216 等卷為奉請諸佛菩薩，而依佛菩薩名稱為長短句外，其餘皆以七言四句式詩讚為主體，應有眾多合適的曲調可以套用，而和聲有「散華樂」與「滿道場」以及「大悲光」與「普滿樂」兩兩交替出現，亦有疊唱「散花樂」者，使唱讚與散花行儀搭配的關係更顯著。就寫卷樣貌與聯抄文獻方面來說，有部分作為單抄（或單面單抄）散花歌曲的單張，如 S.1781、S.4690 等卷〈散蓮花落〉皆是僅抄此讚的單張，具有攜帶方便、靈活運用的性質；又有許多抄於歌曲叢抄卷中，有單純引接淨土讚歌者（五會念佛），也前承後引諸讚內容駁雜，而可知本讚為可挑選的備用讚歌而抄錄其中。就應用意義來討論，此類讚歌除了透過散花（持花）供養與長養恭敬心、莊嚴道場，使學佛行止的心境與行儀相互扣聯，也能引讚佛陀功德與詠唱往生西方之殊勝，又當特別注意其與〈和戒文〉聯抄，或是應用於布薩戒會的情況，可見其透過散花以佛為師、導人

修道的概念，正與持戒法事所意欲推動者吻合，故聯抄合用恰是適宜。總括說來，分析各類敦煌「散花」歌曲，確實可以作為實例，以明瞭讚佛、行佛的概念，如何融入讚歌的詞意之中，並在共修、禮拜、受戒場合實踐應用的情形。



## 主要參考文獻

-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第一）收錄於《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據日本大正原版影印，1987年），第3冊。
- 〔唐〕善導 《轉經行道願往生淨土法事讚》，收錄於《大正新修大藏經》（版本同前）第85冊。
- 〔唐〕法照 《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卷下》，收錄於《大正新修大藏經》（版本同前）第85冊。
- 代宏 〈敦煌佛曲《散花樂》研究〉，《交響——西安音樂學院學報（季刊）》，2018年9月，第37卷，第3期，頁61-68。
- 李小榮 〈敦煌佛曲《散花樂》考源〉，《法音》，2000年，第10期，頁20-25。
- 林仁昱 《敦煌佛教歌曲之研究》，收錄為「法藏文庫第89冊」，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2001年。
- 砂岡和子 〈敦煌散花和聲曲輯考〉，收錄於《敦煌佛教文化研究》，蘭州：甘肅社科縱橫編輯部，1996年。
- 孫曉暉 〈《散花樂》考——兼論和聲聯章樂體〉，《中國音樂學》1999年，第2期，頁118-129。
- 許國霖 《敦煌雜錄》，收於黃永武主編「敦煌叢刊初集」第十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據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原鉛字版影印，1985年。
- 荒見泰史 〈法照門徒的念佛事與《法照傳》宣唱〉，「第四屆東亞宗教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抽印本，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2014年。
- 饒宗頤、戴密微 《敦煌曲》，巴黎：法國國家科學院，1971年。
- 國際敦煌項目（I.D.P.）：<http://idp.bl.uk>；<http://idp.nlc.cn>





# 敦煌道教寫卷 P.3899 之年代與內容考

周 西 波<sup>\*</sup>

## 摘 要

敦煌寫卷 P.3899 號的內容性質，過去曾被誤認為「佛經」或「道經義疏」，經寇鳳凱考定為道教講經文本，擴充了道教講經文的研究材料。不過，有關此一寫卷的文字釋讀以及抄寫年代的判定等方面，仍存在一些可資商榷之處。本文乃就該寫卷文字內容之釋讀，提出關於寫卷正反面的判斷及其抄寫年代的不同看法，除了表列寫卷中譬喻故事及修辭的概貌之外，並進一步探討部分故事之取材來源及其意義，或可增益該寫卷研究之參考。

**關鍵詞：**敦煌寫卷、道教、講經、譬喻

---

<sup>\*</sup> 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